

呈现中国工业的亮丽画卷

读《大国重工》有感

必定有我”的热切担当,浓郁的爱国情怀洋溢于字里行间,彰显满满的正能量。

作者齐橙作为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一名博士,并担任一线教职,长期以来,对中国工业和经济发展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洞察。书中,他将自己对重工业的观察与思考,融入这部现实题材的巨作当中,以其透彻的专业性和深邃的思想性,真实反映了中国重工业自强不息、顽强生长的恢宏历史。一个泱泱大国的崛起与兴盛离不开重工业,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拂下,无数奋发有为的工人工人,自觉肩负起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,励精图治、锐意进取,大胆吸收和借鉴外国先进经验,通过艰苦的努力,终于建设起了自主创新的重型装备工业,为中国制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小说以独特的视角、跌宕起伏的情节设置,热情讴歌了一代代工人工人为了国家重工业的崛起,接续拼搏与奋斗的感人事例,并从多个角度切入中国重工业近40年来在冶金装备、矿山装备、电力装备、海工装备等各个领域的探索,情节曲折,细节真实感人。

全书聚焦重型装备领域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,以一座小镇的变迁切入,讲述了中国重大装备行业全面发力,冯喙辰等中国科技人历练成长为中坚力量的故事。在20世纪80年代初,身处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节点,冯喙辰目睹中国重工与国外重工巨大的现实差距,毅然喊出了“一个泱泱大国,不能没有自己的重型装备工业”的口号。为了实现中国重工的技术腾飞,冯喙辰等人敢想敢干、奋勇接力的拼搏精神,读来令人动容。齐橙这部“重工业史诗”,用实实在在的数据和对重工业发展历史的观察,生动记述了一个百废待兴的企业是怎样在党的领导下,走上工业兴国的道路之路的。

小说集思想性、文学性和专业性于一体,倾情讲述中国重工不平凡的奋斗历程,绘就冯喙辰、杜晓迪、罗翔飞等一批胸怀祖国,不计个人得失的优秀重工人群像。全书借助纸质书写与当下网络连接的传播方式,确保了线上线下同步传播,使这部深刻反映重工现实的小说得到了更多读者的认可。时至今日,书中所意蕴的“自主创新提振大国重工”之题旨,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警示意义。

《大国重工》书写了中国重工自立自强的振兴历程,开创了通过网络小说形式展现中国工业发展的先例。此外,小说多取材于装备制造发展过程中的真实案例,在文学抒怀、科普讲解和主题挖掘上,“史”“理”结合,内涵丰富,有力度、有筋骨,读来荡气回肠,令人反复品味。

□刘昌宇

小人物的情怀

——读王海先生长篇小说《回家》

近日,看罢王海先生长篇小说《回家》后,惘惘不安、思绪不静。这部小说没有一个大人物,没有一位名声显赫、身居要位的名人,不管是豆花、豆芽、豆苗,还是得福、许得、老韩、王得志以及姬天、子衿、李强、李奇、李又奇、陈进财、陈娅等一干人物,都是社会中的普通一员。尽管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,他们心中却根植着家国情怀,充满着对“家”的渴望。无论身在何处,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、美好的愿望——回家。

“云横秦岭家何在?雪拥蓝关马不前。”在看到一群小人物寻找着属于自己的“家”时,突然想起韩愈的这句诗来。家在一个人心中的位置是何等耀眼、举足轻重。韩愈因《谏迎佛骨表》被罢免,满心的愤懑、忧伤之情难以言表,在只身到了秦岭蓝关之时,唯有大雪封山、满目苍凉、道路崎岖的景象。妻儿没有跟上,左顾右盼,唯有一人而已。此时,思亲之情让韩愈想到了“家”,短短的诗句抒发了对亲人的想念、对家的渴望。

多少次我扪心自问:家为何物?自从20多岁离开家,至今已有30多年了。年轻时历时、历事较少,对家的感觉不是很清晰,等到快60岁了,对家的概念才逐渐清晰明朗了,也懂得了“落叶归根”的含义。深知父母在家就在,生养自己的地方就是家的道理。活着,家是心的归宿;死后,家是灵魂的寄托。

豆花、豆芽、姬天、李强、李奇等人原来都是五陵原上土生土长的农民,由于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,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征迁,象征着“家”的房屋被拆迁,他们在大环境、大制度、大举措下,成了“无家可归”的失地农民。土地是农民的根,是农民的魂。失地后农民的出路在哪里?这不得不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。有头脑的如豆花、姬天、李奇、豆芽等人为了生存,更为了寻找“家”而走出农村,来到古城咸阳、西安,为自己、为妻儿老小寻找“家”的位置。于是,豆花创办了秦人居旅店(宾馆),豆芽创办了明天保洁公司,姬天创办了大秦公司,李奇创办了秦原公司。这些公司的创办,既有人为了体现自己能力的一面,也有为了谋求新生的一面,还有着他们内心潜意识寻找“家”的迫切愿望。正因为如此,他们虽然离开了故土,怀着“孤舟五更家万里,是离人几行清泪”的离别之苦,但内心深处依然滋养着“一朝辞此地,四海遂为家”的远大抱负。

他们创业艰辛,但相比子衿来说,其辛苦和付出

远远不可相提并论。子衿年轻时思想活跃,不安于现状,对家的概念很模糊。于是,他离家远赴广州,后来又跨出国门,出走缅甸,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风风雨雨30年,老了才懂家的味。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”30多年后,子衿回到了的故乡。可是,回来之后,家没有了,皂角树不见了,涝池不见了,唯有那盘延续百年的石碾盘在乡亲们的坚持下作为“古董”保留下来了,这可能是家留给子衿唯一的乡愁吧。

当他要进入原来自己的“家”、目前属于一家公司的大门时,却被保安无情拦住了,真是“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从子衿回国的行为来看,不仅有“落叶归根”的传统观念,更有骨子里对家乡的热爱,对故土的眷恋和一生没有泯灭的家国情怀。他回家后,住不惯高楼大厦,便在承包地里为自己建造了一个接地气的“小家”,从父亲的棺木中刨出粮种、菜种,在自己的土地上播种属于自己希望的种子,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。经过几年的耕耘,种子开花、结果,再开花、再结果,最后堆满粮仓。生,他是咸阳塬上的人;死,他是咸阳塬上的鬼。生的时候,是父母给他的心找到了安放之处;死的时候,又自己给灵魂找到了寄托之地。这就是一个漂泊海外30多年游子的“家”。在家的土地上,根植着乡愁,吟诵着乡音,洋溢着乡情。

“君自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。”豆花、豆芽从故乡中来,对故乡有着深厚情感,对家乡的父老乡亲有着血浓于水的热爱,当他们一个个在城里有了属于自己的“家”后,并没有忘记那些曾经朝夕相处、仍为生计疲于奔命且在城市无家可归的乡党们,于是,明天保洁公司聘请他们,让他们自食其力、养家糊口。李奇从农村来,在城市发展很好,企业运转良好,但当他听说豆花喜欢四合院时,便将蒸蒸日上企业交给儿子李又奇打理,自己在农村建造了属于他们的“家”——四合院,过起了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田园生活。这是一种幸福,一种“回家”的踏实感觉。

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韩信面馆的老韩、萧何商店的王得志,虽然思想中存留着“小市民”意识,但他们也有过自己的“家”。他们的家虽然

破碎了,但对家都有着不同见解。老韩的诚实如同秦人的面一样,质朴、厚道、耐嚼,深得豆花等人喜欢。王得志的奸诈狡猾、放荡不羁,陷害他人的把戏令人厌恶不齿,却也具有热情助人的一面。所以,韩信面馆、萧何商店、秦人居旅店的主人之间,命运相互交织在一起,特别是他们三人之间的情感暧昧纠葛,让故事更有复杂性、趣味性和生活延展性。

“我想要有个家,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。”这对于秦人居旅店的得福来说是一生孜孜追求的奢望,也是得福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基本需求。小说中的老韩是个悲哀的人物,他暗恋豆花,可以为豆花端碗送菜,为豆花被人嫁祸误解,却因为“正人君子”的个性与豆花错失良机,十多年的情感犹如渭河之水付诸东流。相比老韩,得福的命运更显悲凉。从小说第一句“咸阳湖的人都知道杨豆花和魏得福有麻达呢”开始,到小说的结尾“十多年来,得福还是那个得福,还是那个最初进入秦人居旅店时候打工的得福”,他在秦人居打工十余载,和豆花在旅店店里同居十多年,却干干净净如咸阳湖清澈见底的湖水,没有一点男女私情。十多年来,他渴望娶妻生子,却没有攒下娶妻的彩礼钱,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,没有营造起一个属于自己的“家”。

冯骥才说:“作家必须探索真理,勇于回答迫切的社会问题,代言于人民。”从《回家》来看,王海尽到了一个作家的责任。这部小说虽然描写的是一群进城的小人物,但这些人物的栩栩如生、生动感人。这可能与作者生活的现实社会、周围环境有着密切关联性。作者通过小人物的生活点滴,揭露出当今社会的普遍问题:征地拆迁、安置上楼、土地闲置、农民进城等,这些问题的存在,不仅是社会发展新阶段的产物,也是农民华丽转身后对新希望的憧憬。但是,其背后所隐藏的不安定因素,尽管目前并没有完全显现,但隐秘的矛盾必将爆发,这就是作者对世人的警示,引导我们拷问自己:该不该拆迁?如何拆迁?如何安置?我们从哪里来?要到哪里去?根在何处?心在何方?心灵栖息、享受天伦之乐的家到底在哪里?以及灵魂如何安放等现实问题。

一群失地农民和海外游子都在思考的现实问题,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反思,这恰恰是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。

□杜芳川

藏书的命运

得太远,就这样,这些书籍于我而言,基本失去了应有的意义。

我的藏书的命运,让我想起我们村里上世一位去世的张姓老先生藏书的命运。他去世后,有一部分藏书被一同安葬。据说是他生前的安排。五十年来,我一直理解不了老先生的这种生前意愿,现在我慢慢想开了。因为在老先生看来,即使是几十本书,留给后人也没有价值了。后人没有兴趣阅读这些书,与其火烧或者扔掉,倒不如随他一同安葬,伴他灵魂而已,不枉自己生前爱书一场。

五十年来,我总是感觉老先生的心似乎有些硬。近期,看了一位学人采访国内知名藏书家谈及个人藏书最终的命运:大多悲剧居多。生前能来得及捐图书馆、捐赠有关单位和个人的人毕竟是少数人、少量藏书,更多的后人没有这样对等的学识、兴趣来利用、珍藏

这些书籍,时间长了,这些书籍就基本没有什么好命运了,甚至更多被当作废品处理也是常态。惊讶吗?叹息吗?可以惊叹,但没有任何用的。这就是藏书的命运。

怎么评价这种现象?我想面对这种生死命题实在不好评价,但有一点也许可以说清楚:当藏书主人临终时,应该对这些藏书的出路有个合理的、科学的安排,给确实需要的单位或个人。否则,悲剧是避免不了的。

不过,我倒有个疑问:为什么这些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在生前不安排好这个事呢?是来不及安排?是期待自己的后人替自己安排?是自知悲剧没有必要安排?也许兼而有之。也许在他们的眼里:这些书籍就是陪伴自己的,直至生命的最后一秒。

□王祖文

新书讯

《奔跑的叶子》



杨晓景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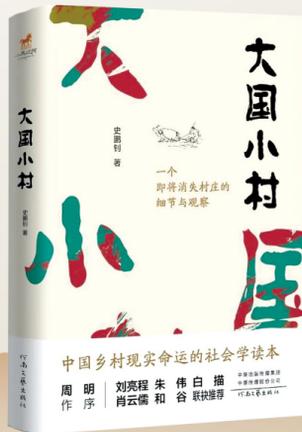
本书是我国首部讲述医务人员成长故事,反映医改40年探索历程的长篇小说,也是一部与人的生命、健康、价值和尊严有关的长篇小说。

该书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,以陈灵均为代表的一群医务工作者刻苦学习,努力成长,随着时代和周围环境的变化,在理想与现实、制度与原则、道德与利益、人性与尊严、情感与理智之间艰难抉择的故事。作者塑造了一大批医务工作者和社会上其他行业的代表人物,用独特的视角和多样化的艺术表现手法,将他们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、跌宕起伏的命运与生活奋斗场景展现在读者面前,还用大量文字真实地反映了普通老百姓的生存之艰、求医之难、患病之苦。

《大国小村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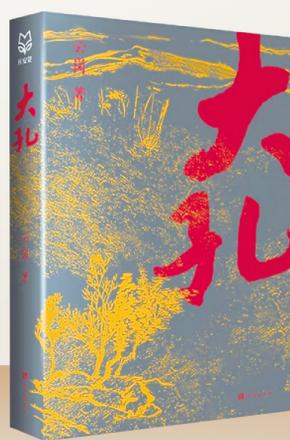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部保存了中国西北乡村民间文化记忆的文化读本,也是一部讲述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乡村现实命运的社会学读本。

作者以与农民父母的日常对话为切入点,紧紧围绕中国西北一个即将消失的村庄和一个中国农民家庭60多年的风雨历程,从吃穿住行、婚嫁娶等最为日常和普遍的话题开始,描绘黄土高原沟壑区一个叫史家河的村庄的地理经纬、历史记忆和现实境遇。他倾听了中国最后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的声音,并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时代中国农民的生活画卷和鲜活的生命历程。



史鹏钧 著

《大孔》



云岗 著

本书以民国十八年陕西大饥荒为背景,多层次挖掘渭北文化,特别是民间生活的独特之处,全方位展现一段波澜壮阔的生活图景和热血沸腾的爱恨情仇。

书中多角度塑造出冯得富、冯得显、引才、德才、和才、勤才、俭才、史家怡、蓝玉、冯亮子、柴一刀等栩栩如生的人物,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真切体会渭北的神秘和强大,感受人性和苦难的撞击,思索人生的真谛和意义。

著名诗人远村获第七届 中国长诗奖最佳成就奖

本报讯(边吉)第七届“中国长诗”奖获奖名单12月12日在佛山揭晓,全国27位诗人荣获“第七届中国长诗奖”。

其中,北京著名诗人刘笑伟、四川著名诗人向以鲜、陕西著名诗人远村等10人获最佳成就奖,四川著名诗人马飏、云南诗人张尚峰、佛山诗人来去等10人获最佳文本奖,青海著名诗人曹谁、北京诗人刘汀、佛

山诗人史鑫等10人获最佳新锐奖。

远村的获奖作品《向北的高墙》是一部颇受诗界关注的史诗性作品,全诗长达一千五百多行,由九首小长诗和五部长诗组成,是对汉民族发展史,再造史,和多民族融合史的一次全景式的诗性关照与表达。之前,远村已凭此长诗荣获《诗之梦》年度十佳诗人奖。